

# 网络时代能否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 ——两会代表委员读书调查

本报记者 句艳华

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就代表委员这个群体开展了一个随机抽样读书小调查,并对其中的一些作家、出版人、教育专家就读书观等话题进行了重点采访。调查将“读书”定位在成册的著作,并不将报刊等算入内。问卷发出200份,共收回126份,总结调查结果发现,代表委员普遍喜爱读书,还有近一半的人推荐了自己喜爱的书,附上心得。

### 三分之一一年读书量超20本

与全国人均读书量不超过5本相比,调查

发现,绝大多数代表委员们都喜欢读书,而且能相对保证一定的读书时间。2013年读书不到5本的,只占到11%,一半以上的人读书量在5—20本的范围,更有34%的人超过了20本,但据记者观察,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科研、教育等领域。

在日均读书时间这个指标上,71%的人读书在1小时以上,不足半个小时的,仅有9%。

### 最爱读历史哲学

在代表委员们喜欢的读书种类上,历史哲

学、财经管理、人物传记这三类占到前三甲,而生活休闲、小说文艺等所占比例较小,生活休闲类则比例最低。而且从采访情况来看,尤其是从事与研究相关工作的人喜读历史哲学类书籍,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自己的思维开发。值得关注的是,喜欢读科技科普类书籍的代表委员比例达到47%。

### 接受电子书,偏爱纸质书

在关于纸质书和电子书的选项中,选择“更喜欢纸质书”的人占到65%,而更加喜欢电子书

的则只有19%,两者都喜欢的,有13%。

尽管他们在个人爱好上更喜欢看纸质书,但从调查结果看,普遍人都接受了电子阅读,因为只有17%的人放弃了该题目,并表示自己“几乎不看电子书”。只在电子设备上读休闲放松类读物的,只占28%。

和喜欢读纸质书比较一致的是,习惯在书店买书的代表委员占到57%,而以网购为主的占28%,以借阅为主要方式的则只占到7%。还有很多人表示,自己从各种渠道得来的赠书也为数不少,“绝对够看”。

### 职业需要是重要出发点

大部分代表委员在“读书不够多的原因”一项上所勾的选项都是“工作生活太忙”,比例达到74%,不过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居然有10%放弃了对该项的选择。

在读书的出发点上,“求知解惑”这样的选项比例最大,为68%,和它比例接近的,是“职业所需”,为67%,这似乎说明,代表委员们的职业压力都不小,而且注重“充电”。

### 爱看书却不愿荐书

在问卷中推荐图书的比例占到46%,接近一半,但一个现象是,多数代表委员都不愿意填写这个选项,更多是在记者的请求和“死磨”之下才会慢慢吞吞写上一个书目。但主动愿意推荐书籍的,一般都会很快落笔,并且多会附上评价或心得。

观察这些推荐书目,《大数据时代》出现的次数有6次,《鲁迅全集》出现2次。还有一些人对《资本论》《毛泽东选集》十分推荐;更多人推荐的是与填写者本人职业相关的书籍。



## 冯骥才:人和书应该是融合的

本报记者 句艳华

“现在人们已经离不开网络,我也承认,在获取信息和查阅资料上,网络真是太方便了,连字典都能代替,但它还是代替不了书。读书可以提高人的修养,碎片化的东西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委员说起读书的话题,侃侃而谈。

冯骥才对读书有自己的“现场说”:“要说提高修养,必须要在现场,生命的现场。比如看画,必须要看原作。只有原作才有画家生命的痕迹,而且原作是有尺度的,这个尺度也是画家作画时情感的尺度。如果放在电脑上看一个缩小版的,感受就不一样了。音乐也是这样,要去现场欣赏,感受才更深入。读书也是一样,就是要到现场,也就是要去读真实的书。”

“我觉得读书有一种是工具性的,比如要做一项研究,需要查阅大批资料。对此,我的经验还是要找相关专业人士提供信

息,避免走弯路。”冯骥才把读书按照目的分为两类。

“而另一种读书,是完全为了自我修养,随时找来看。这类阅读,一定要看得杂一点。世界很大,人的视野非常重要,只有看得杂才能有视野,不要只盯着一类书籍。还有一个就是要读经典。经典是人类所有书籍中的精华,已经经过了历史不断的检验。再有,现在的书实在太多了,我认为不要死逼着自己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我自己就这样,翻一翻,有兴趣就接着看,没有就放一边。我自己在大学里有一个私人藏书的图书馆,大概已经积累了十万册书,给我的学生看。有时候我自己也去翻看,发现有些书第一次看时并没太注意,可回头再看时,就能看出东西来了。所以书和人是融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对象。”冯骥才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 葛剑雄:没新意的书太多

本报记者 高博

“我对我们出版的,的确相当失望。作为图书馆馆长我深有体会。”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委员说,“一般书质量都很差,这个差不是说内容,而是说重复,没新意。”

葛剑雄说:“很多所谓学术书都是为了完成项目,为了评奖,为了应付,为了政绩,内容都是重复的;还有一些书,作者目的很好,但可读性太差。”

另一个极端是短期功利行为。“出版商炒作一些畅销书,对外号称百万销量,其实是骗人的。搞签名售书,买的人要送人,要么不看。几年后还有谁买它?”葛剑雄说。

葛剑雄认为,权力和金钱腐蚀了出版界。有凭借权力不惜工本出书的;还有书商跟采购人员合起来搞的。“比如教育部来检查学校,规定人均要有多少本书,书商就找来了,说可以帮学校配书,最后配得乱七八糟。”葛剑雄说,“还有些标价几千上万的书,实际价值只有一两折,花样就多了,比如给采购单位的人员送回扣。”

“中国的书价不能简单地说是太低或太高,而不是不规范。”葛剑雄认为,一个好的图书市场,是外都干涉,通过市场本身调节

的,这种市场里的书针对不同读者群,有便宜也有贵的。而且大家不会都去买一种书。

“过去书少,一本销量上百万,那是不正常的。”葛剑雄说,“文革中没有书,突然出版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上海的老太太都排队去买。还有很多‘内部书’,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买了再说。现在一般的书,卖几千本就不错了。”

葛剑雄认为,如今中国人的选择比过去多太多了。他还认为,电子化阅读是好事,只要年轻人愿意看,就能找到适合读物。

葛剑雄说,可惜的是,如今的学生被影视娱乐吸引,又有应试压力。“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去中学讲鲁迅,学生说:‘这不能解决我们高考问题,所以不能听你的。’社会和家都这样。等学生们工作了,当然会实用主义,只看需要的资讯;晚上很辛苦,就会(阅读)娱乐化。”

葛剑雄认为,读经典最好是青少年时期形成习惯,不然成年后就不大可能去读。而且他认为读经典书是不好懂的,没法完全“轻松快乐”地读。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 高洪波:读书问题国人不必妄自菲薄

本报记者 吴颖

国人现在读书太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高洪波委员认为,不能简单地做出这样的判断。据他了解,很多在校学生、公职人员和退休老人读书都不少,更不要说“我身边的人都是以读书为生活的”。

对于记者列举“2013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同比增长为-1.39%”的数据,他认为:“图书零售收入的下降证明不了什么。很多80后、90后网络阅读的时间远远超过实体阅读。这是实体店下滑的主要原因,不能说是因为读书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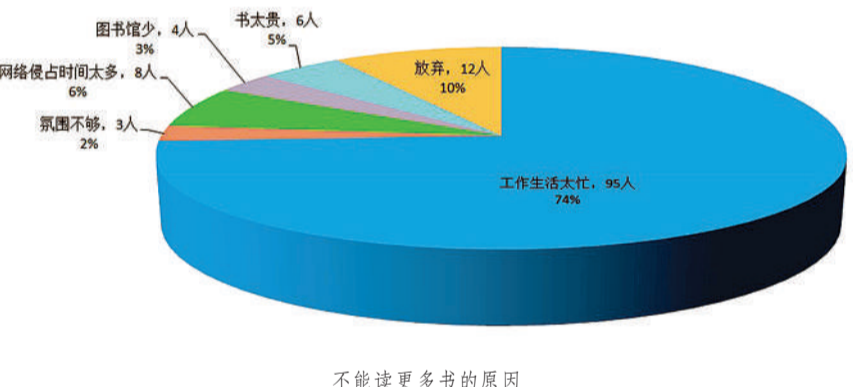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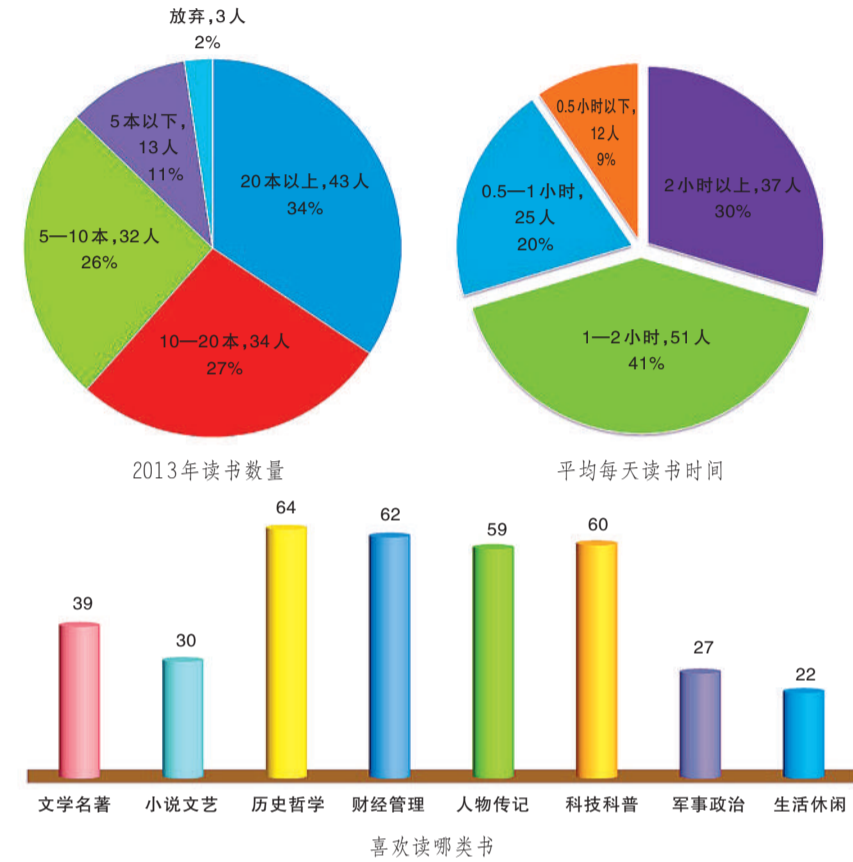
很多上年纪的人,都会感慨几十年前社会对知识的渴望。经典图书哪怕只是手抄本都被不断传阅,是那个时代最经典的集体记忆之一。高洪波经历过,而且受此熏陶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不过在他看来,人们现在阅读习惯和品类的变化和所谓的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

“那时候的生活很单一,人们有时间、有精力去阅读长篇小说。现在是一个多媒体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国民文化素质提高是不争的事实,阅读人群的面也更广了,需求也变得多样。”高洪波说,“中国人自古都有以读书为荣的传统,在是否爱读书的问题上,一定‘不能妄自菲薄’。”

至于畅销书,高洪波认为,每一本书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所有经典在成为经典之前必然都畅销过,未来的经典或许就潜藏在今天的畅销书中。”“经典应该受到尊重,但它和畅销书之间一定不是对立的关系。”高洪波说。

他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关注的领域和题材,有擅长的文本写作和述说方式,不可能为了迎合市场而做出特别的改变。“我周围的作家都在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外界压力。市场固然很诱惑,但优秀的作家是有定力,有对社会和人生主张的。”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 代表委员荐书摘选

姚檀栋委员:人类难以预知未来,这本书试图预测未来。

王光谦委员:了解30年改革真谛。

郑家建委员:任意一本都会让你的内心变得很强大。

曹效业委员:如伏尔泰所说,了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更有益。

钟秉林委员:反映了科技发展前沿问题。

黄力委员:带着美好入梦乡。

沈文庆委员:理解科学的入门书。

解士杰委员:了解革命和历史对现实有积极作用。

陈立国代表:一位英国哲学家在90多年前能如此透彻分析中国问题,值得学习和深思,“冷漠、贪婪、怯懦”,不应成为国人标志。



## 俞敏洪:教育体制造成国人不读书

本报记者 句艳华

听到记者问“读书”时,教育企业家俞敏洪委员立刻作出了回应:“不读书,这是个大问题!”

“是现行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俞敏洪直接了当,“从小学开始,孩子们就不断在考试、考试,没有人倡导读书。长大了,又是互联网,看的是碎片化的东西!这是互联网,看的是碎片化的东西!这是个问题!”他一直在重复“这是个问题”。

“不是和出版社的图书质量下降也有些关系?”记者问。

“和出版社没关系!”俞敏洪立刻就驳斥了记者,“出版社是迎合大众需求的,应

该反过来才对。”

“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读的书很多。”俞敏洪特意看了记者一眼,继续说道:“不读书这是近十几年才产生的问题,现在根本就没有读书文化!读书一定要这个社会有底蕴才行,不从教育体系引导,很难改变。”

记者又问:“您说需要有底蕴,但被评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深圳可是一个移民城市!”

“不要忘了,深圳可都是知识分子移民。”俞敏洪匆匆丢下一句话后离开了驻地。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 黄书元:数字化改变不了阅读初衷

本报记者 张佳星

说起图书价格,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委员举起他的大脚板。“这双鞋我在英国买的,合人民币一百块,回来要买七八百;同样内容、同样纸张的《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在英国卖四五十英镑,在中国卖99块人民币。中国图书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他不赞同国内书贵的说法。但低价的图书市场状况依旧堪忧,黄书元说,现在不出教材教辅的出版社在市场上很难支撑。

“受数字化冲击,很多人不看好传统出版业,”黄书元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出版业并没有上一代人的感情。

黄书元讲起网上盛大文学网站,一年产生几千万部长篇小说,“里面的精品很少,泥沙俱下,没有经过选择加工,就难出

精品,这就要求有编辑工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

“现在网上数字化、碎片化的阅读很多,不整理雕琢,也只是传播,无法传承。”黄书元说,出版业文化传承的功能不会因为时代变化、介质的变化有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墨守成规,“只守着纸介质出版,会走向消亡,完全数字化替代,也难出精品。”黄书元认为,读者的需求是出版业转变的方向,“你试想一下,若干年后,现在的青年一代将逐渐适应数字化阅读,对纸质出版寻求转型。”

“现在还处于摩擦阶段,是传统出版业还是比较痛苦的时候。”黄书元坦承。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 陈力:引导比指责更重要

本报记者 句艳华

“读书量少肯定是肯定的,但是也不要将某些调查的数据刻意放大,不读书的人不少,爱读书的人也大有人在。国图的读者一直是爆满,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委员对中国人读书少的问题有着开放的态度。

几年前,陈力就开始阅读立法呼吁,“我们要少指责,多引导,尤其作为图书馆,就应该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

“以往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没有提供足够的产品。一个小图书馆,一共就有三五千本图书,而且还是旧的,进门以后这里要收费,那里要花钱,去的人肯定就少了。”他说。

“图书馆的产品可不是修房子,而是服务,一是源源不断的新书,二是工作人员的服务。”陈力强调,“要形成良性循环,你提供的服务越多,人们利用的也会越多。”

面对国内现在公共文化资源区域差异比较大的问题,陈力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增加图书馆,即便它很小,但如果把资源协调好,西借东还,让书流动起来,从家门口的小图书馆也能借到国图的书,这就提高了社会效益。”

“对这个问题不能只是批评和指责,还要多去引导和培养才好。”陈力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 饶子和:读书需要环境和心情

本报记者 句艳华

一谈到读书,原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委员来了兴趣。

“现在人们的读书量肯定是不够。据我所知,天津图书的销售量就比北京要低得多。”他说。

“现在社会不是那么安静了,不能说世风日下,但也都是奔波拼命,有时候都不知道是在为什么。人们压力比较大,功利心也比较重,不太喜欢看书了。”饶子和这么解释人们不读书的原因。

不过饶子和仍旧觉得知识分子圈子里读书氛围浓厚。对于电子书,他也在逐渐接受,“总有一天要接受的,人们再惦记传

统,但也总是生活在当下,何况电子书还可以节约资源。”

他对目前图书的质量不愿意恭维,“想让人们看书,首先得有好书啊。粗制滥造的东西人们是看不下去的。现在的书,有时候看着标题很好,打开一看乱七八糟!出版社就是靠畅销书,教育类的出版社更是靠教辅成了暴发户!”

“读书需要环境和心情,可中国太累。人们总说伦敦地铁人人读书,可看看我们的地铁,上去就挤成肉饼,怎么看书呢?”饶子和调侃似的说道。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